



乡愁

槐花香

胡文章

故乡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，老屋后的竹林，村口的石板桥，还有那棵粗大的老槐树，都藏着我整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这片承载我所有喜乐的土壤，竟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音符，梦里无数次踏向归途，却总在模糊的村口徘徊，寻不到熟悉的身影，抓不住逝去的光阴。

檐角的蛛网又添了新丝，黏住几片从院外老槐树上飘落的枯叶。我蹲在门槛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青石板缝里的青苔，恍惚间，那些蹦跳着踩过石板的小脚印，仿佛还带着孩童特有的顽皮，在时光里晕开一圈圈模糊的涟漪。

犹记年少时，日子像村口潺潺的溪水，慢得能数清阳光在水面跳跃的光斑。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是我们最天然的游乐场。树干粗壮得要两个成人手拉手才能抱住，枝丫肆意伸展，撑起一片浓密的绿荫。猴哥总爱爬到最高的枝丫上，像只灵巧的猴子，摘一把槐花往下撒，白色的花瓣落在我们的发间，惹得我们在树下追逐转圈。娟妹的辫子上总系着红色的绸带，跑起来像两只振翅的蝴蝶，她会落在衣襟上的槐

花小心翼翼地收好，说带回家让妈妈做菜吃。

时光荏苒，我们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渐渐吹远了少年的身影，各自飞向了不同的远方。猴哥最先离开养育我们的小山村，他说要去山外闯荡，“赚大钱回来给你们买糖吃”。再后来，娟妹也离开了，她跟随父母去了城市。

猴哥在南方打拼多年，如今小有成就，常年的奔波让他早生华发，每次打电话回来，声音里都带着一丝疲惫，不再是当年那个爱爬树、爱说笑的少年。娟妹在城里成了家，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每天忙着洗衣做饭，操持家务，昔日可爱的小姑娘，已被生活磨去了棱角，剩下满身的烟火气。还有大牛、小胖……不知异乡何处，少有音信往来。

如今，我每回故乡，老槐树依旧矗立在村口，枝叶依然茂密，树干上几道深深的裂痕，像是时光刻下的印记。老槐树每年如期开花，洁白的花朵挂满枝头，风过去，满地的花瓣孤零零地打着旋转。

恍然，当年孩童在槐树下追逐打闹的情景，依稀如旧，已成为岁月里最温暖的底色。

淮浦街

张时卫

春节的合肥，处处游人如织，喧嚣鼎沸。年初四，我与妹妹避开人潮，去寻访那条藏在南淝河支流板桥河畔的老街——淮浦街。此前并不知，在明光路老火车站附近，还私藏着这样一条承载着庐州千年文脉的街巷，是清庐阳八景“淮浦春融”所在地。初四的天公很作美，阳光灿烂，春风和煦，穿过古老街巷，暖意漫过青砖灰瓦及红墙绿植，漫过枝头初萌的春梅，让人恍惚觉得春天已提前抵达这片土地。

踏入淮浦街的那一刻，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旧时光的门，一场与年味、与历史、与乡愁的邂逅，就此缓缓展开。全长七百六十米的淮浦街，被誉为“瑶海生态历史文化第一街”，依着时光脉络分为三章：晚清的“淮浦春融”、民国的“巷陌芳踪”、现代的“新都花雨”。一步一景，皆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街道两旁，红灯笼高高挂起，点亮了古街的角角落落，年味在光影里轻轻流淌，足够温暖。行至“隐妙”长廊旁，一眼望见那口静静伫立的状元井。青石井栏被时光磨得温润，传说这里曾是北宋状元杨真的宅院古井。

失夫的杨母，在淮浦巷里含辛茹苦，抚养成两位英才：长子杨察高中榜眼，成为宰相晏殊之婿；幼子杨真连中三元，光耀门楣。井泉无言，却滋养过一代书香门第，见证过母慈子孝、耕读传家的庐州风骨。廊上挂满“金榜题名”的红灯笼，风一吹，光影摇曳，仿佛还在为往来学子祈福，为这片土地延续文脉的希望。再往前走，便到了板桥河汇入南淝河的河口，古淮浦渡旧址就在此处。五代十国，吴王杨行密据江淮而立，常乘船沿板桥河抵达淮浦巷，留下吴山贡鹅的鲜香；他的女儿百花公主，在此留下百花井、花园街、小花园等地名，让柔情与传说一同融入河水，流淌千年。明清时，这里是渡口集市，商贾云集，游人如织，官吏文人在金斗吟诗作赋，百姓人家在巷陌间赶集喝茶，一派烟火繁华。

月光依旧，河水依旧，只是渡口早已换了模样。街口的淮浦亭，原木古雅，柳丝轻拂，立于河畔。坐于亭中，可揽南淝河沿岸秀色，远眺逍遥津风光。古时这里是城外入城要道，河水绕城，便是当年的护城河。《庐阳八景说》有云：“柳丝花片，春光动也；轻烟碧浪，春水生也；香车宝串，春人游也；故春不在城中而在水际也。”如今读来，眼前便浮现出当年淮浦春融的盛景：碧波如练，芳草如茵，游人踏春，烟火袅袅，一派江南水乡的温婉。

隔壁的灯谜协会，沿街贴满灯谜，红纸黑字，为古街添了几分雅趣。行人驻足猜谜，动脑沉思，笑声轻浅，不扰古街安宁，恰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街巷间，反映市井景致的雕塑鲜活生动，挑担的商贩、闲谈的邻里、嬉戏的孩童，一姿一态，妙趣横生。站在雕塑前，仿佛能听见旧时街巷的喧闹，看见古人在历史里缓缓行走的身影，烟火气与历史感在此交融，让人分不清是身处当下，还是梦回明清。

与别处商业街区的繁华喧闹不同，如今的淮浦街，干净整洁，少了游人如织的拥挤，多了闲庭信步的悠然。沿街木质座椅被阳光晒得暖融融，坐下小憩，放空思绪，看青砖铺地，灰瓦叠墙，看风穿过长廊，拂过梅枝，惬意得让人不愿起身。从明光路到淝滨路，短短七百六十米，我们慢慢走，细细品，竟走出了漫漫长途的感觉，仿佛在时光隧道里，穿越了两个世纪的沧桑。有人说，这里是合肥版的“宽窄巷子”，古色古香，文艺雅致。褪去商业的喧哗，这条街显露出最温柔的底色——安静、从容、有故事、有温度。走出巷口，便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，一巷之隔，便是两个世界，一头连着千年过往，一头奔向繁华当下。这个春节，我们在淮浦街遇见了春意，遇见了历史，也遇见了久违的闲适。

行走

香椿上市

查鸿林

今年春寒，行走在城市光秃秃的梧桐树下，裹着厚厚的棉衣，感觉春天离我们尚有距离。直到今天早晨站在菜市场的蔬菜摊前，看着鲜红的三寸长的红油香椿头时，方知春天已经不以天寒和人的意志，走进身边。每年，当春风一软，离我家不远的菜场便飘起一股馥郁而又特别的香气，不用细看，仅凭嗅觉便知是香椿的味。

记忆里的春天，总是母亲先带回家的。我们居住的大院里，院角杂草丛生的地方有两棵不起眼的老香椿树，不高不粗，却每年最先感知春暖。枝丫一冒头，便是簇簇紫红的嫩芽，像攥紧了整个冬天的阳光，轻轻一碰，香气就漫开来。那时我尚小，只当是寻常树叶，从不知这不起眼的嫩芽，竟是春日里的鲜。这时候，瘦小的母亲踮着脚，轻轻掐下最嫩的顶芽，洗净、焯水，那紫红色的梗叶便慢慢晕成温润的绿。切碎，拌上喷香的热油，和嫩豆腐搅在一起，或是撒在鸡蛋里摊成金黄的饼。我捏着筷子犹豫：树叶也能吃？我只觉气味古怪，不像寻常菜蔬那般温顺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尝一口，这是春天给孩子们香头。”我半信半疑抵进嘴里，轻轻地唇齿碰撞，觉得那味鲜得清爽，不腻不浊，像春风拂过树梢。那一口，我忽然就懂了春天的曼妙。从此，香椿便成了我春日里最惦记的滋味。

长大后，东南西北，走了许多地方，吃过许多山珍海味，却总在春来时节，下意识寻找那缕熟悉的香气。菜场里一把捆好的香椿，饭店里一盘香椿炒蛋，都能瞬间把我拉回那个童年生活过的大院，拉回母亲站在树下摘香椿的时光。其实，母亲那代人是不喜欢吃香椿的，吃香椿也许是生活所迫，当在母亲影响下喜欢香椿的时候，母亲就郑重地把香椿当作我们回家吃饭必上的菜蔬之一。渐渐明白，我念念不忘的，不只是香椿的鲜，更是那段被温柔守护的光阴。母亲用最朴素的食材，把春天做成滋味，把疼爱拌进饭菜。如今母亲不在了，可每到香椿上市，我会买下一把，照着她当年的样子，焯水、凉拌、炒蛋。味道一如往昔，吃进嘴里，暖在心里，嫩芽依旧，春风依旧。

一口香椿入喉，是尝春，是念旧，也是与童年、与母亲无声重逢。有些味道，一旦住进心里，

便会跟着岁月一起生长，岁岁年年，永不褪色。一直以来，香椿并非老百姓的普通食材，也不只是寻常春味，更是文人雅士、帝王将相笔下心头的清欢。相传汉高祖刘邦落魄时曾以香椿充饥，念念不忘这一口山野之鲜；西汉辞赋家、政治家东方朔将香椿奉为“椿龙”，献与汉武帝，从此跻身贡品之列，留下“雁赐椿龙”的典故。

宋代大美食家苏轼被贬也不忘春日椿芽，他在《春菜》中写：“岂如吾蜀富冬蔬，霜叶露芽寒更茁”，后人多认为“霜叶露芽”即指香椿。他笔下的香椿，带着苦寒中萌发的坚韧，也藏着对故乡春日的思念。据说康熙皇帝当年微服到阜阳，吃到农家香椿炒蛋，香气浓郁、鲜嫩爽口，赞不绝口。此后太和香椿地位更高，“太和贡椿”的名号也流传开来，声名远扬。

香椿的吃法也多种多样，各有各的爱好。有人认为香椿炒鸡蛋最香；有人觉得麻油凉拌会别具风格；还有人认为腌制当茶点品茗最浪漫。当然，通常也根据香椿生长期来确定吃法。刚嫩芽时，香椿拌豆腐最韵味，淡淡清香似有若无，像曼妙女子拂袖挑逗。长大一点的香椿，炒鸡蛋吃最美味。春分时节，香椿最嫩，一茬一茬吃，吃到谷雨，香椿芽叶就老了。因此有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的说法。我还看到一种很特别的吃法，把香椿叶采下来晒干，当作茶叶泡茶喝，可以补脾阳。据说一味中药叫作“椿白皮”，就是香椿树的皮，有收涩、去湿热的功效，熬水后还可以调理皮肤的不适。不过，有一点不容争议，香椿和韭菜一样是春日里生发阳气的食物。中医认为，经过一个冬日的收藏，春日里身体要跟随着大自然的步伐，生发阳气，才能不断唤醒自我生理调理，健康成长。对应香椿的，小时记得还有一种树叫臭椿，那是不可食用的。

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记载：“椿树高耸，而枝叶疏，与樗不异，香曰‘椿’，臭曰‘樗’。圃中沿墙，宜多植以供食。”我知道樗的味道真的是臭，有股烂花生的气味，小时常误摘掩鼻弃之。另外，古人文雅常以“樗”自谦是无用之才。不过，据现代植物学考证，樗与椿在植物门类上并不是近亲。这些自然都是与香椿无关的话罢了。

季节